

宋史

九三

列傳卷第八十一

宋史三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前行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何郊

吳中復

從孫
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郊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毫已而留經筵郊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

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郟與張昇
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
知郟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
覺變宜有所寬假郟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郟爭辨尤
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
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
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贇遂
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異搖動中宮而陰
為妃地帝以語郟郟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
負罪不去郟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郟言佞人

在君側為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群臣陳
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郊請閱實其是否
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
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
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
親決分闕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
端而加羈制傳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
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為朋黨君臣交
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
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郊曰守忠勞

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郊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郊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叨竊非據外庭竊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

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
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為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
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
徽之命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
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郊乞準故事凡詔敕並由門下
從之唐介出荆南敕過門下郊封還之介復留諫院
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
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
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
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

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為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之庶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

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當弼
主李仲昌開六澤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
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
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
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
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
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
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
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

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歛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為縣中復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為不實削一階提舉王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

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
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太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
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
切誅之母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
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
往鞠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
冠坐廡下喬年慮囚適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
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
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
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為副使

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
進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
築之或讒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
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
削鐵讒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
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
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
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
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竇珠人居民貨久不返
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戩中以

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
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
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
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
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
欲聞致殺二人以寘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
人以自貫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
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
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

也琦輔政薦為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
英宗諸王出閣選為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穎王為皇
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
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
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
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
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
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
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
困願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

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
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為御史罷
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寶文閣學士
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燕
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
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
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曆用兵詔求
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為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
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為教之不至屏出

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
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義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
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
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
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
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入為吳王潭王宮教
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
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
入為皇子即拜說書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
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

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踰加於王
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
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立進龍
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為
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
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為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
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為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
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
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說書又為侍講直

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即位擢
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
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脩初不知思
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
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
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
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
士為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
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